

# 刽子手的女儿 和黑衣修士

Die Henkerstochter und der schwarze Mönch

[德国] 奥利弗·珀奇 著 程丽琴 译



Die Henkerstochter  
und der  
schwarze Mönch

# 刽子手的女儿 和黑衣修士

[德国] 奥利弗·珀奇 著 程丽琴 译

卄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刽子手的女儿和黑衣修士 / (德) 珀奇著, 程丽琴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9

(刽子手的女儿系列)

ISBN 978-7-5447-3910-8

I. ①刽… II. ①珀…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9853号

Die Henkerstochter und der schwarze Mönch by Oliver Pötzsch  
©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2009 by Ullstein Taschenbuch Verlag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06号

书 名	刽子手的女儿和黑衣修士
作 者	[德国] 奥利弗·珀奇
译 者	程丽琴
责任编辑	杨雅婷
原文出版	Ullstei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字 数	323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910-8
定 价	3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 人物表

---



雅各布·奎瑟, 雄高的刽子手

西蒙·福荣威泽, 市医的儿子

玛格达莱娜·奎瑟, 刽子手的女儿

安娜·玛丽亚·奎瑟, 刽子手的妻子

乔治和芭芭拉, 刽子手的双胞胎

### 公民

伯尼法茨·福荣威泽, 雄高的市医

贝内迪克塔·考普迈亚, 位于莱希河边的兰茨贝格城的女商人

玛尔塔·史泰茜琳, 接生婆

玛格达, 阿尔滕施塔特的洛伦茨教堂神甫的女管家

亚伯拉罕·盖德勒, 阿尔滕施塔特的洛伦茨教堂的辅祭

玛丽亚·施雷佛阁, 议员太太

弗朗兹·施特拉塞尔, 阿尔滕施塔特的酒馆老板

巴尔塔扎·黑默勒, 阿尔滕施塔特的木匠

汉斯·贝希托尔德, 雄高市面包师的儿子

塞巴斯蒂安·塞莫尔，第一市长的儿子

市议会议员

约翰·莱希纳，法院记录官

卡尔·塞莫尔，第一市长，金星客栈的老板

马蒂亚斯·霍尔茨侯伏，第二市长

雅各布·施雷佛阁，陶瓷匠，议员

米夏埃尔·贝希托尔德，面包师，议员

奥格斯堡人

菲利普·哈特曼，奥格斯堡的刽子手

内普慕克·比尔曼，奥格斯堡马利亚药店的主人

奥斯瓦尔德·海因米勒，奥格斯堡的商人

莱昂哈特·维亚，奥格斯堡的商人

教会人员

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阿尔滕施塔特的洛伦茨教堂神甫

埃利亚斯·齐格勒，阿尔滕施塔特的圣米迦勒巴西利卡教堂的神甫

奥古斯丁·波南迈尔，施泰因加登的普雷蒙特雷律修会修道院院长

米夏埃尔·皮斯卡托，罗滕布赫奥古斯丁律修会修道院院长

伯恩哈德·格林，韦索布伦本笃会修道院院长

修士

雅各布斯兄弟，阿芬那留斯兄弟，纳塔内尔兄弟

# 目 录



人 物 表	..1
序 幕	..1
第 一 章	..6
第 二 章	..30
第 三 章	..52
第 四 章	..71
第 五 章	..90
第 六 章	..116
第 七 章	..141
第 八 章	..168
第 九 章	..195
第 十 章	..227
第 十 一 章	..269
第 十 二 章	..302

第十三章	..319
第十四章	..338
第十五章	..356
第十六章	..381
尾 声	..392
后 记	..396
普法芬温克尔指南	..400



序 幕



雄高附近的阿尔滕施塔特

公元1660年1月17日夜晚

当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神甫把最后一块石头塞进墙洞里，并用石灰泥把洞口抹平的时候，他还能活四个小时。

他用宽大的手背擦了擦头上的汗，让自己背靠在冰冷、潮湿的墙上歇了一会儿。他紧张地看了看那个盘旋向上的石台阶。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又传来一声声响，像是有人走在教堂的木地板上。但也可能是他听错了。木头这东西是活性的，总是随着周围的条件而弯曲。洛伦茨教堂已经很旧，而且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工匠们几个星期来一直忙活着维修这座教堂，就是怕它有一天在做弥撒的时候塌下来。

外面，呼啸的狂风卷着大雪，在教堂的墙边不停地打着转儿，窗户的木挡板也被吹得咯咯响。但神甫并不是因为地下墓室的寒冷浑身直打冷战。他把身上打了很多补丁的长袍拉拉紧，把自己又裹严实了些。他再次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刚刚抹好的墙，然后才转过身，上了台阶。嗵嗵的脚步声回



荡在结了一层霜的石台阶上。外面的狂风突然变得很响，压住了他头顶的长廊里传来的轻微响声。他肯定是听错了。谁会在这个时候到教堂来？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他的女管家玛格达早在教堂旁边的神甫住的小房子里睡着了，教堂的老辅祭六点钟的时候才会来。

神甫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上了最后一级台阶，从地下墓室钻了出来。他宽大的身躯塞住了地面上的出口。他身高足有六英尺，长得虎背熊腰，在男人中也算个巨人；他长着满脸的连鬓胡子、浓密的黑眉毛，看上去就像《旧约》里的神的化身。如果考普迈亚穿上黑长袍，站在祭坛前，用他低沉的嗓音讲经布道，那些虔诚的羔羊们只要看一下他的外表就会为地狱里的炼火而惊恐。

神甫用两只手把数百斤重的石板抬起来，喘着粗气把它挪到地下墓室的洞口上。咔的一声，洞口被盖上了，而且盖得很严实，就像从未被人打开过一样。考普迈亚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然后转身朝外面的风雪走去。

当他想打开教堂的门时，他发现教堂门前刮来了许多雪，并且堆得很高。他唉声叹气地使劲用肩膀撞着那扇沉重的橡木大门，门终于被撞开了一条缝，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从门缝里挤了出去。风刮着雪，像小刀子似的打在他的脸上。他不得不把眼睛闭上，一步一步地朝自己住的房子走去。

神甫住的小房子只有三十步远，此时，他却感到遥不可及。风拍打着他的长袍，长袍在他身上就像一面在风中狂舞的战旗，呼啦啦地响着。地上的雪齐腰深，即便是身材魁梧的考普迈亚走起路来也很艰难。他一面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面想着这两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考普迈亚神甫是上帝的一个很普通的侍从，但是他知道，他发现的东西却不同寻常。是一件让人烫手的東西，但是他不会去碰它。把入口堵死，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应该让那些高层的、懂知识的人来决定是否要把洞口打开。也许他不应该给贝内迪克塔写信，但是他很信得过他的妹妹。作为一个女人，她

很聪明，而且知识渊博。他经常向她请教一些问题，征求她的意见。这次她肯定也能帮他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突然怔了一下。他觉得好像从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一个东西在动，就在自己房子右侧的一堆木头后面。他眯着眼睛，用手挡着风雪。但是他什么都看不见。天太黑了，又加上飞扬的雪花，什么都看不清。神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继续往前走。他想，也许是一只想溜进鸡棚的狐狸，或者是一只只在风雪中寻找遮挡的小鸟。

神甫终于到了自己住的小屋子门前。这里因为是朝南，积雪不是那么深。他打开门，挤了进去，到了前厅，然后把门闩插上。周围一下子变得宁静安详。暴风雪变得很远很远。在前厅的火炉里还有红彤彤的炭火，暖融融的，让他感到很舒服，前面的楼梯通往女管家的房间。神甫向右转，穿过前屋到自己的小房间去。

当他打开门时，迎面扑来一股甜甜的油香味。等看到这香味是从哪儿来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的嘴里马上流出了口水。在屋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搪瓷盆，里面装满了油面圈。考普迈亚走到近前，用手摸了一下，还都热乎乎的。

神甫惬意地笑了笑。好心的玛格达考虑得真周到。他只告诉她，他今天晚上要在教堂多待一会儿，要为教堂的维修工作做点贡献。临走时他带了一只大面包和一壶酒。但是他的女管家知道，像考普迈亚这样的男人仅靠这点东西是不能活的。所以她给他做了油面圈，这些面圈正静静地等着它们的归宿！

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用炉子里的火点着了一根蜡烛，把它放在桌上。他惊喜地发现，油面圈上还厚厚地抹了一层蜂蜜。他用两只大手把瓷盆拿到近前，拿起了一个热乎乎的油面圈，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太好吃了。

神甫静静地坐在那里嚼着面圈，他感到温暖又回到了体内。他很快就

吃完了一个，又拿起了第二个。他用手把面圈掰成小块，不停地把还冒着热气的面圈塞进嘴里，而且越吃越快。不一会儿，他感到嘴里有一股不舒服的味道，但是马上又被蜂蜜的甜味压下去了。

一口气吃了六个面圈后，考普迈亚不得不停下来。他最后看了一眼盆底，里面还有两个油面圈。他长长地叹口气，轻轻地揉着自己的肚子。他不仅吃饱了，而且吃得太撑了。他起身走到隔壁的小房间，不久就陷入了沉睡之中。

鸡还没叫，考普迈亚就感到肚子疼，而且有点恶心。他暗暗地骂着自己的嘴馋和贪婪，对天念了一段祈祷词，他很清楚，暴食是七宗罪之一。也许玛格达的一盆面圈是准备吃好几天的。可是面圈太好吃了！现在上帝马上用恶心和全身酸痛来惩罚他。谁让他更深半夜大吃特吃！他是罪有应得！

他刚想下床，去拿为意外情况准备好的夜壶，可是肚子的疼痛变得强烈起来。他像被闪电击了一下似的，全身抽动起来。他紧紧地握住床头，气喘吁吁地站起来，颤巍巍地向隔壁的前屋走去。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壶水，他站在桌边，一口气把壶里的水全部喝光，希望冷水能减轻点疼痛。

在他走回自己房间的时候，阵痛又从喉咙冒了出来，而且直钻到胃里。他从没有过这样的疼痛。考普迈亚想喊人帮忙，可是话卡在嗓子里，一点声都发不出来。他的舌头硬得像一只堵在喉咙里的瓶塞。神甫跪在地上，他的嗓子在冒火。他吐出了一块块的面糊糊，但是疼痛并没有减轻，相反，疼得越来越厉害。考普迈亚只能像一只被打过的狗，四肢着地，一点一点地爬。他使劲地想叫自己的女管家，但是火已经烧坏了他的喉咙，嗓子发不出任何声音。

神甫慢慢地感到，这不是正常的肚子疼，也不是玛格达为了节省，用变质的牛奶做面圈。考普迈亚感到自己要死了。他躺在那里，不再挣扎。

他感到恐惧和绝望。几分钟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用仅剩下的力气

把房门撞开。狂风暴雪又迎面扑来，如一道冷墙，如千把冰刀从天上飞下来。呼啸的狂风好像是在嘲笑他。

他沿着自己几小时前留下的、还能看得见的脚印，艰难地往教堂爬去。每次疼痛袭来时，他都要停下来，躺在地上。雪和冰钻进了他的长袍，他的手冻成了两个冰坨。考普迈亚失去了时间感，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他必须回到教堂去。

终于，他的头撞到了一堵墙上。犹豫了几秒钟后，他意识到这是洛伦茨教堂的大门。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原本是手的两个冰坨塞进门缝里，把门拽开。在教堂里，他已经不能用四肢爬行了。两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与沉重的身体融为一体。最后的几米，他只能像海狗一样，靠肚子一撅一撅地往前移动。他的体内正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搏斗。他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正一点点地停止运转。

当神甫爬到地下墓室的石板时，他用手抚摸着身体下面的女人浮雕。他像亲吻情人一样吻着这块已经有些风化的浮雕，最后将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女人的面颊上。麻木感渐渐地从腿下传到了身体的上部。在手还有知觉的时候，考普迈亚用锯齿般的右手食指指甲在石板上结霜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他牛一样的身体突然变松弛了，一下子瘫在了地上。他挣扎着想抬起头，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拽住他不放。

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最后感觉到的只是他的胡子、他的右耳朵和他的脸皮冻在了石板上。他的体内充满了寒冷和宁静。



## 第一章



西蒙·福荣威泽沿着阿尔滕施塔特的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着，他不停地骂着自己的职业。农民、长工、木匠，就连妓女、乞丐在这种鬼天气都待在暖和的地方。只有他——雄高城的医生，还要去看一个病人。

尽管他在外套外面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大衣，戴了一副里面衬着毛的皮手套，但是他仍然被冻得让神看了也觉得可怜。他的衣领上积满了雪块和冰坨，靴子里也灌进了雪泥。当他低头打量自己的时候，他发现左脚的靴子前面有了一个新洞，冻得通红的大脚趾正探着头往外看。西蒙咬紧牙。他的靴子正好赶在冬天破了。他刚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条上宽下窄的马裤。那也是很必要的呀。他宁可冻掉一根脚指头，也不能放弃新流行的法国时装。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尤其是在雄高这样位于巴伐利亚偏僻地区的小城市。

西蒙把目光转向公路。大雪刚刚停了。在上午这段时间，城市周围的田野和森林冷得刺骨。有人在公路的中间走出了一条小道，每走一步，上面的冰雪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溜子，大树被厚厚的积雪压得吱吱作响。不时有树枝被压断，积雪重重地掉在地上，发出轰轰的

响声。西蒙精心修剪的尖髯和齐肩的黑发已经被冻得硬挺挺的。医生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眉毛，两条眉毛也像冰块一样硬。他又一次破口大骂。这是他妈的一年里最冷的一天，他必须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去阿尔滕施塔特！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生了病的神甫！

西蒙可以想象那个大胖子考普迈亚得了什么病。肯定是吃得太多了，他经常干这种事！现在他肚子疼，躺在床上，想喝椴树花茶。就好像他的女管家玛格达不会给他烧茶似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神甫又在外面大吃一场，没准还和村里的妓女勾搭上了，玛格达生气了，不理他，所以要西蒙来处理这件事。

今天一大早，阿尔滕施塔特洛伦茨教堂的辅祭亚伯拉罕·盖德勒就跑来敲福荣威泽的门。他表情怪怪的，吞吞吐吐地说神甫病了，让医生马上去，然后便转身冒着风雪回阿尔滕施塔特了。

像往常一样，西蒙这个时候还躺在床上。因为昨天晚上在金星客栈喝了托考伊葡萄酒，他感到头很沉。但是他父亲破口大骂，硬是把他从床上拽下来，连早饭都没让他吃一口，就把他赶出了门。

有一次，西蒙陷进了齐腰深的雪中，他艰难地在雪中挣扎了好久。尽管这时天气干冷，他仍然是满头大汗。他差一点把靴子丢在雪里，一面用力把右腿从雪堆里往外拔，一面咧着嘴庆幸地笑着。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下一个该轮到给自己治病了！在这样的天气去阿尔滕施塔特，简直是发疯，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他父亲——雄高的市医伯尼法茨·福荣威泽，此时正给一个财大气粗的议员大人治疗痛风，理发师因患伤寒病卧床不起；老福荣威泽宁愿把自己的手指切下来，也不会派刽子手去阿尔滕施塔特。没办法，他只能派他这个任性的儿子去……

麻秆一样瘦的教堂辅祭已经站在小教堂的门口等着西蒙了。小教堂位于村边的一处高地上。盖德勒的脸像身旁的雪一样白，眼睛周围有一道黑圈，浑身不停地颤抖着。西蒙心里琢磨着，也许是盖德勒而不是神甫本

人要看病。看上去教堂辅祭好像连着几夜都没有合眼。

“嗨，盖德勒，”西蒙友好地向他打招呼，“神甫他得了什么病？是绞肠痧吗？大便干燥？我给他开一副灌肠剂，马上就会好的。给你也应该开一剂。”

他径直朝神甫的小房子走去，但是辅祭拦住了他，沉默地指了指教堂。

“他在那里面？”西蒙惊讶地问，“这么冷的天？没被死鬼抓走，他应该高兴才是。”

他转身向教堂走去。快到教堂门口的时候，他听到身后有人咳嗽。他转过身。

“什么事，盖德勒？”

“神甫他……”

辅祭没声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面。

突然，西蒙产生了一种预感，马上推开了大门。一股冷风迎面扑来，教堂里比外面还要冷。不知在哪里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又被风关上了。

医生向四周看了一眼。教堂的墙边立着高高的脚手架，直达上面的长廊。在房顶已经架起了房梁，一看就知道，不久教堂就会有新的天花板。后墙的一些窗户已被凿开，所以总是有冷风在教堂里穿堂而过。西蒙感到自己的呼吸就像薄雾一样，在脸上萦绕不散。

神甫安德烈亚斯·考普迈亚在教堂的后面，离半圆形的壁龛只有几步远。他看上去像一座冰雕，一个倒下去的白色巨人，一个因为激怒神而被打倒的巨人。他的全身都覆了一层薄冰。西蒙小心地走到近前，伸手摸了摸那件白色的闪着冰花的长袍。它硬得像一块木板。即使在因为与死亡挣扎而睁得大大的眼睛上也结满了冰花，赋予了神甫的脸一种超凡脱俗的光芒。

西蒙震惊地转过身。辅祭内疚地站在门口，手里不停地转着自己的

帽子。

“他……早就死了！”西蒙朝着他大喊，“你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

“我们……我们不想惹麻烦，大人，”盖德勒小声地嘟囔着说，“我们想，如果我们在城里讲，就连小孩子也会马上知道。然后就会引来各种流言蜚语，也许会影响维修教堂……”

“我们？”西蒙不解地问。

就在这时，神甫的女管家玛格达哭哭啼啼地出现在辅祭的身旁。她正好与亚伯拉罕·盖德勒相反，胖得像一只酸菜缸，长着两条水肿的粗腿。她正用一条白色的大手绢擦着鼻子，所以西蒙只看见她半张哭肿了的胖脸。

“这简直是一种耻辱，一种耻辱，”她抱怨地说，“一个人这样地走了，而且还是个神甫。可是我一直跟他说，不要贪吃！”

辅祭点着头，仍然捏着手里的帽子。“他吃了太多的油面圈，”他嘟囔着说，“只剩下两个没吃掉。祈祷的时候不行了。”

“油面圈……”西蒙皱皱眉头。他的猜测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唯一的区别是神甫没有病，而是死了。

“那他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床上？”他这话更多是在问自己，而不是问旁边站着的人。

“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想在见造物主之前再祈祷一次吧。”盖德勒小声地说。

“在这种天气？”西蒙怀疑地摇摇头，“我可以到神甫的房子里看看吗？”

辅祭耸耸肩，和仍然抽抽搭搭哭着的玛格达一起，转身向外走去。他们走到教堂对面的小房子。玛格达没有关门，所以现在雪已经刮进了门厅，在西蒙的脚下吱吱作响。在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搪瓷盆，盆里有两个油汪汪的油面圈。看上去真让人流口水——金灿灿的，每个都有一只小



盘子那样大，厚厚地抹了一层蜂蜜。虽然刚刚看到死尸，并不是让人很开胃，但是看见这两个面圈，西蒙馋得直流口水。他马上想起来自己早上还没吃早饭。有那么片刻他真想拿起一个面圈尝一尝，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是来看尸体的，不是来参加葬礼宴的。雄高的医生站在床边，想象着神甫死前的最后一刻该是怎样的。

“他肯定是从床上下来，走到厨房那里去喝水。在这里他倒在了地上。”他指着地上的碎片和呕吐出来的面糊糊。在这个小房间里有一股刺鼻的胃酸味和酸牛奶味。

“但是上帝才知道，他为什么到外面的教堂去呢？”他自言自语地问着。突然他转过身，看着教堂辅祭。

“考普迈亚神甫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他……他在教堂里，一直待到夜里。”盖德勒回答说。

女管家也点点头。“他还带了一壶酒和一只大面包。他说要待很长时间。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半夜前我醒过一次，看见教堂那边还亮着灯。”

“半夜前？”西蒙插话说，“神甫在这个时候还在冰冷的教堂里干什么？”

“他……他说，他要看看唱诗班席的拱顶维修情况，”辅祭说，“神甫近两个星期很奇怪，大冷天的，他总待在教堂那里！”

“他不让任何人插手，这个好心人，”玛格达打断他说，“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干起活来没人能比得上他。”

西蒙想了一会儿。昨天夜里是这一段时间最冷的一夜。工匠们一月份停下了教堂的维修工作，并不是没有道理。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夜晚拿着锤子、凿子在教堂里干活，肯定是有其他该死的原因。

西蒙不再理会辅祭和女管家，又回到了教堂。神甫还躺在那里。直到这时西蒙才注意到，尸体正好躺在一块石板上。上面是一个女人的浮雕，